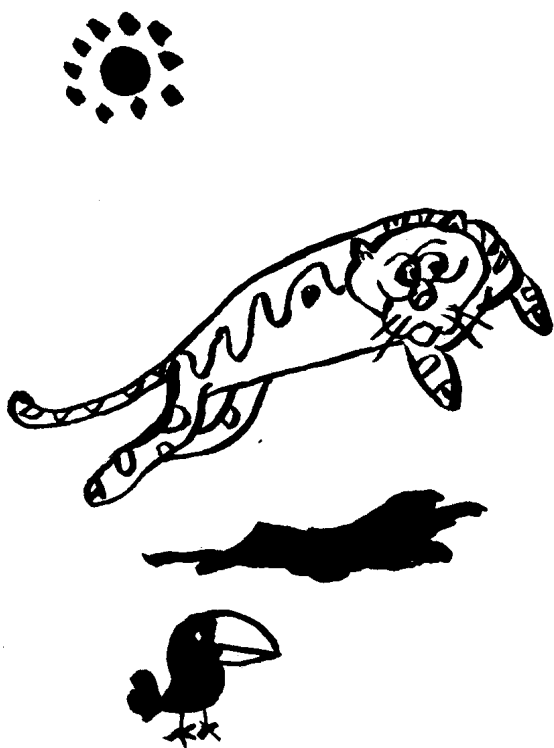


# 布老虎 简议陈州

□ 李治仲



河南省淮阳县史称陈州,自古拜祭太昊伏羲的陈州庙会延续至今不衰,陈州布老虎是庙会上的民间工艺品。布老虎的形制较为简单,一般将白色棉布染成土黄色,里面充填锯末,先缝制成其外型,然后用艳丽的颜料勾绘其外表。一般在布老虎额上勾绘“王”字,在身体上勾绘“福”字并书写“太昊陵”三字。布老虎整个外型臃肿,四肢短小,面目狰狞,形象夸张,完全符合楚艺术形象的变态、抽象及动态的曲线、弧线美等特点。

在民俗文化的意义上,陈州布老虎反映了陈州先民的虎图腾崇拜现象,也就是说居住在陈州的先民曾以老虎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崇拜物,这一支部落或民族究竟指谁呢?

根据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以老虎作为图腾崇拜物的部落或民族存在两种解释。首先,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伏羲太昊率领甘肃的一支原始部落,沿着黄河向东迁徙,最后转而南下在陈州建都,成为东夷部落的首长。相传他在位 114 年,创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东夷文明。曹植的诗歌《伏羲赞》中说伏羲“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官名,法地象天”。伏羲自定姓风,有学者依据虎从风之说,认为伏羲的部落以老虎为图腾。由此陈州布老虎反映的应该是东夷部落的老虎图腾崇拜现象,也就是陈国土著文化的内容。其次,在楚文化中也有虎图腾崇拜现象,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颛顼被楚民尊为祖先,而颛顼有一个儿子叫杳杳,如“颛顼

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器,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在楚文化中,梼杌也是一个虎形神兽,有着神秘的智慧,用于惩凶、辟邪,如“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国语·周语》)事实上,作为颛顼儿子的梼杌代表着一支楚民族,在部落联盟中担任巫史官,楚史名就叫梼杌,如《孟子·离娄篇》中“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说文解字》解释“梼”为“断木”。“楚之梼杌”即指用简册记载的楚史。后来这支楚民族被作为凶残无道的象征,被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列为四凶族之一,被舜帝放逐边疆了事。可见梼杌在楚文化中意义较为复杂,它既可指代人又可指代历史,指代人明确了以老虎为图腾的民族和楚民族之间的血脉关系,指代历史则肯定了以虎为图腾的民族在楚部落联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用。这样,陈州布老虎反映的应该是楚民族的虎图腾崇拜现象,也就是楚国文化的内容。

以上在对陈州先民虎图腾的理性梳理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太昊为代表的东夷部落和楚民族是充分融合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到,先是黄帝的子孙“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太昊族的文化,因此称为少昊,成为夷族文化的继承者”。到少昊部落衰落,又是黄帝的子孙颛顼负责包括陈州在内的广大东夷部落地区。诚如《国语·楚语》中所述:“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及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九正黎司地以属民”。后来到周初,周武王封同是颛顼子孙的舜后妣满于陈,建都在曾为太昊之都的宛丘之侧,这就是陈胡公。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问鼎中

原,曾一度占领以陈州地区为中心的陈国。公元前479年,楚国灭掉陈国设陈城。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被秦将白起打败,逃到楚国东北的陈城,把陈城作为楚都38年,因此史书上称陈城为郢都或陈楚故城。楚国的这段历史,证明南方楚文化和陈国土著文化曾经紧密地融合,经过历史的传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陈楚文化”这一全国著名的地域文化现象。这些不同寻常的历史事实为陈楚文化的形成及研究增添了几分厚重,也为陈州布老虎的民俗文化增添了几分神秘。

淮阳县及其周边地区,以虎为题材的民俗比比皆是,比如民间为幼儿缝制的虎头鞋、虎头帽,或请画工绘制上山虎、下山虎悬挂于婴幼儿的床头,再如小儿吵闹,以“老虎来了”对之恐吓。通过以上民俗现象可知,在陈州地方民间对老虎的认识较为复杂,一方面体现出认知心理上的敬畏情绪,另一方面是在寻求保护意义上的辟邪。楚文物里常见该意义的虎的造型或母题,如信阳长台关出土的“镇墓兽”,是战国楚雕刻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又如在淮阳县采集的汉门楣画像石,题材是虎,印证了史载“画虎于门,当食鬼也”之说。陈州布老虎也一样,它一方面表示是凶邪的,一方面又表示惩凶辟邪。陈州布老虎表现的这种主体认知心理的矛盾性,反映了陈州先民生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也反映了陈州先民信仰多元、缺乏神圣主题的特点,它符合楚人原始宗教中这种泛神论倾向,也符合《汉书·地理志》中“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记载。每年阴历二月二到三月三,布老虎仍然是陈州庙会上的一道风景。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教育学院中文系,466001)